群書札記

先生所著十三經札記梅既爲之序
又讀其羣書札記十六卷而益歎
生之學淹通博貫凡子史百家稗官
小說及漢晉唐宋以來名人文集苟
有一字之疑一言之誤皆未嘗輕而
略之必爲之疏通證明以羽翼夫經
傳如夫國語爲春秋外傳左氏未載
之事率於國語存之國策爲孟子

時書不讀國策不知孟子之苦心周書載見漢志實非汲冢古文不得以隋志悞題而疑至偽大戴雖小戴刪制之餘大皆七十子遺言漢儒棄取豈爲定論尚書大傳存今文近說緯詩外傳即三家古訓山海經列女傳吳越春秋皆秦漢前之舊史說文方言廣雅諸求字詁尤爲專家吾儒跂

力於經義足以資考證者也司馬公作史記志表紀傳體例悉取法帝繫世本而為之班范兩書承先啟後而二十四史代有作者不能踰越範圍則史學悉根于經學如諸子在周秦以前為管荀莊墨意旨各殊漢晉以後如淮南抱朴文辭古茂不善讀者或議其所見之偏而不知古籍僅存

惟此吉光片羽往往有久佚之書猶幸存於諸子中引見一二者則讀子實足以佐經也漢魏六朝詞賦有專集者寥寥數家昭明選錄棄如瓦礫唐人孫巨源得古文苑於佛寺經龕宋人章樵為之注明人張溥又編輯百三名家集而六朝以前文字散見各史傳及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

覽各類書者幾于捃采靡遺至若唐之李杜宋之歐蘇則又本集俱存為日月之光彪炳耳目此皆由經籍而發為文章者如說部之書載見漢志者雖已無存而其後為西京雜記風俗通義世說新語崔氏古今注顏氏家訓等書多記所聞或書所見至唐而資暇錄國史補酉陽雜俎尚專攷

實枅氏舊聞封氏聞見記等書悉稱賅博至宋而西谿叢語容齋隨筆野客叢書夢溪筆談石林燕語甕牖閒評學齋佔畢演繁露等書群抒辨論元明以來如陶九成輟耕錄楊升庵丹鉛錄詩書尤指不勝計通人裒集大成於是有叢書之刻其例始于陶氏說郛而陸氏說海商氏稗海李

氏函海陳氏寶顏堂秘笈祁氏澹生堂餘苑吳氏古今逸史毛氏津逮祕書程氏何氏王氏並有漢魏叢書之種而增之使讀者如入珠林如登寶市又皆證經攷史悉備取資者也我朝諸老先生於治經之餘兼精史學者莫如萬季野歷代史表齊次風歷代帝王年表李申耆歷代地理志韻編

及錢竹汀廿二史札記洪北江補三國晉書地志等書而精核諸子百家及說部之書者又莫如畢秋帆孫淵如盧召弓顧千里諸先生近所流傳如經訓堂問經堂抱經堂平津館岱南閣守山閣之叢書較諸前明所刊尤稱精核近日古經解彙函刻於粵東百子刻於湖北二十四子刻於

本者往往采自數家用爲底本若云專門之學則精國語者莫如汪氏之發正攷異三君注精文選者莫如梁氏之旁證以至仇氏之杜詩查氏之蘇詩亦並能薈萃羣言以津梁後學今先生此書復於前人所已言者擇其善而錄之并於前人所未言者則爲隱而彰之爲有功於吾學也深

矣婺源江氏卦變攷先生於其書第七卷全錄其文梅讀至此益心折先生學易之功尤能實事求是而不為近說之所動夫卦變之說始自荀虞於易例未能畫一要推求六十四卦或謂自乾坤來或謂自六子來或謂自十辟來或又謂上下相加以損益上下剛柔相變如小畜履而象易以

豐旅豫比兩爻齊如邀先生話次生
中孚使學者費於莫知所從已多力
辯其誣而決為先聖必無此說江氏
獨主反對之義為千古發蒙由泰否
二象小往大來大往小來豁然貫悟
以合六十四卦象辭觸處皆通圓不
迎刃而解此誠學易之士不可不知
之第一義也而近日經生未嘗據此

義以說易者蓋其故有三一由於江氏之書名曰河洛精蘊學者以河洛二字久遭抵擊故一見此書即不復展而閱之而不問其所論之是非再由於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亦以反對爲義學者知麻衣之書爲宋人戴師愈僞造凡說之近於麻衣者遂皆屏棄而不言又由於近人焦里堂作易

圖畧既辨變卦之誤并以反對為然
駁解反為蹇曰象辭利西南西南坤
也解無坤蹇大無坤所謂西南者安
在又駁萃反為升曰象辭柔以時升
坤晦於上所謂冥升矣安得為時又
駁豫反為謙曰坤居上五失位以三
先五為災為傷所謂畀而踰矣何亨
之有學者多信從之竊謂坤為西南

雖見說卦傳文而蹇解之利西南或未必即取此義若未濟三陽皆失位此說出於箷捅之徒乃本荀虞六爻皆正成既濟之說而周孔未有明文則坤雖反而居上未可以凶概之蓋焦氏欲引伸旁通時行當位失道之義以自成一說故乎駮卦變則出於自然而其駮反對即不無勉強耳且

据周易義海撮要所載辯溫其說及俞玉吾大易集說知宋人以反對說易殊不乏人而先生復据漢書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復崩來無咎明艮山變為震雷崩字確有意義則反對之說自漢而已有之矣孔子序卦既以反對為次而雜卦傳文又多從反對生訓是孔子已以反對為易中應

有之義而表而白之江氏由此會通則河洛之命名雖悞而反對之義固不誤麻衣之心法雖偽而反對之說實未嘗偽也先生采此說而存之知先生於漢宋之間固不欲稍分畛域第知擇其善者遵而從之苟冒隨聲附和以漁獵博雅之名哉向於治經之際見先生人品之高乃於此而愈

信抑考江氏所著羣經補義亦於易
之反對大有發明阮文達公刻
皇清經解一書取其羣經補義而不
取其河洛精蘊殆亦謂河洛之名可
不必存而反對之義實不可廢歟然
則江氏之知己惟阮公與先生而已
光緒四年歲在戊寅六月望日慈谿
馮一梅識於武林西湖之詁經精舍

羣書札記卷之一目錄

觸槐　董祁　天啟之心

虞幕　婁姒　天咫

司敗　尚勝　魯陽文子

奚斯　不稔於歲　遷軍接龢

行人奚斯與上相連　買鳥佛　廣運

衆口爍金以上國語　失齊　棼冒勃蘇

鐵鉆　負婦人　韓獻開罪

今日不雨　烏集闕　黔顏

司馬法　貌寢　驪姬

羣書札記卷之一

古虞朱亦棟原名芹學　及門諸子校字

共和

韋昭國語注彘之亂公卿相與和而修政事號曰共和宋庠補音按舊說汲冢書共音恭共伯名和然韋氏自依史記周紀爲注則共當如字考竹書紀年厲王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二十六年大旱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遂大雨此其事也史周本紀召公周公二相行

政號曰共和按書云同寅協恭和衷哉則兩共和皆可作平聲讀也

稷爲大官

周語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是故稷爲大官韋注民之大事在農故稷之職爲大官按尚書孔傳國語云稷爲天官皆大官即天官之誤耶又毛詩傳云后稷後作司馬尚書刑德考亦云稷爲司馬

伯御

周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韋注武公伯禽之玄孫獻公之子武公敖也括武公長子伯御也戲括弟懿公也宋庠補音案韋注括武公長子伯御也今考史記魯世家宣王立戲爲魯太子戲立爲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殺懿公而自立則伯御乃括之子明矣又按班固人物表伯御懿公兄子與史記合今以括爲伯御疑失之案下云魯侯歸而卒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是立長也韋不從史記蓋亦別有所見也

同祿

周語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韋注崇嵩高山也夏居陽城嵩高所近回祿火神再宿爲信聆隧地名考史記楚世家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爲祝融居火正吳回生陸終是則回吳回也祿或卽陸終耳左昭十八年禳火於元冥回祿杜注元冥水神回祿火神孔疏元冥祭修熙不知回祿祭何人或云回祿卽吳回也融降崇山事無所見考墨子非攻篇夏德大亂天命融降原作隆疑誤火於夏之城閒西北之隅

疑即回祿信于聆隧之事也沈約竹書紀年注祝融之神降于崇山乃受舜禪即天子之位

夷羊

周語商之興也檮杌次于丕山沈約竹書附注檮杌之神見于邳山其亡也夷羊在牧韋注夷羊神獸案逸周書度邑解夷羊在牧蜚鴻遍野史周本紀作麋鹿蜚鴻滿野徐廣曰此事出周書及隨巢子云夷羊在牧牧郊也夷羊怪物也索隱注蜚鴻云案高誘曰蜚鴻蠛蠓也言飛蟲蔽田滿野故為災非是鴻雁也隨巢子作飛拾飛拾蟲也然竟不知夷

羊爲何物也

臨民以五

周語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不過五年韋注五年一巡守胄後也爲丹朱之神案王肅家語序春秋外傳曰昔堯臨民以五說者曰堯五載一巡守五載一巡守不得稱臨民以五經曰五載一巡狩此乃說舜之文則堯之巡狩年數未明周十二月一巡寧可言周臨民以十二乎孔子曰堯以土德王天下而色尚黃黃土德五土之數故曰臨民以五此其義也二說未知孰是

舌人

周語惟夫戎翟則有體薦故坐于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韋注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也按此則今之通事舌人二字甚新張平子東京賦重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薛綜注重舌謂曉夷狄語者九譯九度譯言始至中國者也許氏說文譯傳四方之語者

七律

韋昭注意謂七律為音器用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案

韋氏之說即晉書歷志所云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應鐘不比正音故爲和應鐘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謬者是也此七律也考呂氏春秋音律篇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應鐘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鐘生無射生仲呂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爲下（高注律呂相生上者上生下者下生疑誤）

附十二律圖

黃鐘一宮　大呂二變宮　太簇三商　夾鐘四角　姑洗五徵　中呂六變徵

蕤賓七羽　按此圖自下而上自黃鐘至蕤賓爲上七調自林鐘至應鐘爲下五調

林鐘八清　夷則九清　南呂十清　無射十一清　應鐘十二清

毛西河竟山樂錄云十二律配七律自呂覽始然所配恰合其以七調列上層謂之上以五調列下層爲之下上爲正調下爲清調上之生下下之生上與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數俱甚相符間嘗究推之以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中呂蕤賓七律列上層者正七調也一黃鐘爲宮二大呂變宮三太簇爲商四夾鐘爲角五姑洗

爲徵六仲呂爲變徵七蕤賓爲羽羽爲七調其餘五聲列下層不立調爲七調之清聲一林鐘爲宮清（列黃鐘宮下）二夷則爲變宮清（列大呂變宮下）三南呂爲商清（列太簇商下）四無射爲角清（列夾鐘角下）五應鐘爲徵清（列姑洗徵下）其五清而仲呂變徵與蕤賓羽皆高而無清而十二律終焉以此相生則上生下皆隔八而生清下生上皆隔八而生正無所參變以此旋宮則自黃鐘蕤賓自大呂至林鍾凡七周而仍返之黃鐘之始無少間斷此眞三古相傳之遺法而西京以還徒知史遷京房二一學而不明呂覽究其原也若

按以陰陽論則律生呂為下生為陽生陰呂生律為上生為陰生陽此顯而易知者也而以七五分律列論則不特黃鍾之生林鍾太簇之生南呂姑洗之生應鍾為下生即大呂之生夷則夾鍾之生無射亦下生也不特林鍾之生太簇南呂之生姑洗應鍾之生甤賓為上生即夷則之生夾鍾無射之生仲呂亦上生也此微而難明者也考伶州鳩曰南北之揆七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韋注七同合七律也揆度也歲在鶉火午辰星在天黿子鶉火周分野天黿及

辰水星周所出自午至子其度七同也則自黃鐘至蕤賓爲七律西河之說信矣或謂蕤賓不當爲上當在林鐘之首此仍是陰陽對待之法非呂氏意也

黃鐘

韋昭國語注云十一月曰黃鐘乾初九也正月曰太簇乾九二也三月曰姑洗乾九三也五月曰蕤賓乾九四也七月曰夷則乾九五也九月曰無射乾上九也十二月曰大呂坤六四也二月曰夾鐘坤六五也四月曰仲呂坤上六也六月曰林鐘坤初六也八月曰南呂坤六

二也十月日應鍾坤六三也考鄭氏周易爻辰圖子乾初九律中黃鐘丑坤六四律中大呂寅乾九二律中太簇卯坤六五律中夾鐘辰乾九三律中姑洗巳坤上六律中仲呂午乾九四律中蕤賓未坤初六律中林鐘申乾九五律中夷則酉坤六二律中南呂戌乾上九律中無射亥坤六三律中應鐘與國語所說正同周易乾鑿度曰乾陽坤陰也並治而交錯行乾貞於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坤貞於六月未右行陰時六以奉順成其歲鄭注云貞正也初爻以此爲正次爻左右者各從此數之又曰陽卦以其辰爲貞

丑與左行間辰而治六辰陰卦與陽卦同位者退一辰以為貞其爻右行間辰而治六辰案乾鑿度所謂退一辰者其說尚欠明白實則陽數用奇陰數用偶故乾以一陽而起子坤以二陰而起未也

夷則上宮

周語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以太蔟之下宮布令於商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于百姓韋注上宮以夷則為宮聲夷則上宮也一曰陽氣在上故曰上宮黃

鐘在下故曰下宫太簇在下故曰下宫無射在上故曰上宫案七月律中夷則其卦爲否三陽在上故曰上宫正月律中太簇其卦爲泰三陽在下故曰下宫十一月律中黃鐘其卦爲復一陽在下故曰下宫九月律中無射其卦爲剝一陽在上故曰上宫則戎人之說是也黃鐘爲乾初九太簇爲乾九二故曰下宫夷則爲乾九五無射爲乾上九故曰上宫一以卦位言一以爻位言二說皆通

龍於何有

魯語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韋注於何有猶何禮有鼈也桼吉甫詩炰鼈膾鯉韓侯詩炰鼈鮮魚則飲酒之禮固有鼈矣此與禮讓乎何有從政乎何有語意正同言何難有鼈而羞小者以使夫人怒也禮字或是難字之誤

知也夫

魯語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韋注言處女之知不如婦童男之知不如丈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韋註知也夫者凡婦人之情愛其子欲令妻妾思慕而已今敬姜

乃反劄抑欲以明德此丈夫之知故曰知也夫宋庠補音云按此是歎美之詞夫當作扶韋氏解云此丈夫之知恐誤案曲禮若夫坐如尸立如齊鄭注言若欲爲丈夫也其誤與此正同

山死

魯語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而山死韋注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於黑水之山毛詩傳云案魏志杜襲傳亦引韋注今毛詩傳無此語不知韋注何所本也

君武公

晉語欒共子曰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于曲沃也韋注君武公也言君知成將死其君爲從臣道也故使止臣未知成不死而待君于曲沃之爲貳也按此與左定元年子家子曰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語意正同彼君指昭公此君指哀侯上君何以訓下從君而貳皆同韋注誤

比而亡夏

晉語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于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

妲己女焉妲己有寵于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于是乎與虢石甫比逐太子宜咎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韋注比比功也伊尹欲亡夏妹喜為之作禍其功同也膠鬲殷賢臣自殷適周佐武王以伐殷也案比字如字讀作比功解則下虢石父句不可解矣此自應讀毗志反與左昭六年乃與寺人柳比之比正同義以伊尹膠鬲為比頗近戰國人口氣讀者不以文害辭可耳

速縣

晉語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以速縣虞御史云速疾也縣絲也案此縣字當如字讀與楚莊王縣陳文王縣申息之義同即左閔元年士蔿所謂分之都城也二五言之於外驪姬請之于內故公許之不得以後有新城雉經事韋注雉經頭搶而縣死也預指申生之死立說也虞說似誤

伯氏不出

晉語伯氏不出奚齊在廟韋注賈唐皆云伯氏申生也一云伯氏狐突也昭謂是時狐突杜門故以伯氏爲

申生伯氏猶言長子也案後稱伯氏不出奈吾君何則伯氏亦指狐突也狐突字伯行故曰伯氏晉語雖有次第或不盡如史之編年耳

好艾

晉語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韋注艾當爲外嬖相譏也好外多嬖臣也好內多嬖妾也案孟子知好色則慕少艾趙注艾美好也朱子集註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則艾字非嬖聲之訛也至魯語所云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好外亦不指嬖臣言也

蓐收

晉語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注西阿西隅也）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曰使晉襲于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考墨子明鬼篇昔者鄭穆公（一作秦穆公）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三絕（說文云絕斷絲也）面狀正方鄭穆見之乃恐懼犇神曰無懼帝享女明德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明（問名）曰予爲句芒案蓐收主刑殺句芒

注福德二事真的對也海外西經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金神也東方句芒鳥身人面乘兩龍木神也

君實有郡縣

晉語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韋注言君亦自有郡縣非謂之無也案此連上句看以晉比秦之郡縣猶左傳所謂夷於九縣也下文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何乃作此解耳

佞田

晉語佞之見佞果喪其田詐之見詐果喪其賂案左襄

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佞夫公羊作年夫則古佞字亦與年同音也古眞韻通庚青蒸眞又通先如陳氏之爲田氏鎮星之爲塡星王道平平之爲便便皆是也

乎云

晉語穆公曰若無天乎云若有天吾必勝之韋注云言也晉所行若言無有天也案此乎字作烏字解謂若無天道尚何言也若有天道則我必勝之耳

青陽

晉語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惟青陽

與夷鼓皆爲巳姓䢼注青陽金天氏少昊也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䢼注謂十四人而二人爲姬二人爲巳故十二姓姬酉祁巳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倉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爲姬姓案青陽旣爲巳姓又爲姬姓必有一誤考司馬貞史記索隱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舊解破四爲三言得姓十三人耳今案國語胥臣云唯青陽與夷鼓同巳姓又云青陽與蒼

林爲姬姓則十四人爲十二人姓其文甚明惟姬姓再稱青陽與蒼林蓋國語文誤所以致令前儒共疑其姬姓青陽當爲元囂是帝嚳祖本與黃帝同姬姓其國語上文青陽即是少昊金天氏爲己姓者耳旣理在不疑無煩破四爲三案大戴禮帝繫篇少典產軒轅是爲黃帝黃帝產元囂黃帝居軒轅之邱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氏產青陽及昌意青陽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則元囂姬姓青陽己姓自是兩人史記云嫘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元囂是謂青陽青

陽降居江水共二日昌意降居若水合靑陽元囂爲一人葢史記誤也

咫聞

晉語文公學讀書于臼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案行字與聞字對咫字與多字對言非知之艱行之維艱猶俗語所謂知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也或以咫聞二字連用似失句讀

觸槐

晉語靈公虐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則

寢門闢矣盛服將朝蚤而假寐麑退觸廷之槐而死鞏注廷外朝之廷周禮王之外朝三槐三公位焉則諸侯之朝三槐三卿位焉案左宣二年杜注槐趙盾庭樹時宣子尚未在朝則杜注較長也

董祁

晉語董祁愬于范獻子韋註祁董叔之妻獻子之妹也

范姓祁名也考左襄二十一年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杜注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范氏堯後祁姓案欒祁乃獻子之姊董祁乃獻子之妹則祁亦姓而非名

也韋以祁爲名似誤

天啟之心

鄭語是天啟之心也韋注啟開也有心字誤案此與下天奪之明左傳天誘其衷天假之年同一句法心字非誤也張平子西京賦天啟其心人惎之謀蓋用此也晉語非天誰啟之心

虞幕

鄭語虞幕能聽協風韋昭注虞幕舜後虞思也考左昭八年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杜注幕舜之先孔疏魯語

云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孔晁云幕能修道功不及祖德不及宗故每于歲之大蒸而祭焉謂之報言虞受舜祭幕明幕是舜先不知去舜遠近也帝系云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勾芒勾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亦不知幕于蟜牛以前是誰名字之與也今以切音之法求之則幕當是勾芒名字案韋昭注魯語云幕舜之後虞思也爲夏諸侯彼蓋以幕與杼作一例看而不知帥顓頊之非帥舜也此韋氏之誤也

褒姒

鄭語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化爲元黿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韋注厲王流彘共和十四年死十五年宣王立立四十六年幽王在位十一年而滅計褒姒稱豔妻時年近五十矣何怪後之一妻耳順尚稱娘子者耶此荒唐之説也

案孔疏引帝王世紀以爲幽王三年嬖褒姒褒姒年十四若然則宣王立四十六年崩是先幽王之立十二年

而生其生在宣王三十六年也厲王流彘之歲爲共和十四年而後宣王立自宣王三十六年上距流彘之歲爲五十年流彘時童妾七歲則生女時母年五十六凡在母腹五十年其母共和九年而笄年十五而孕自孕後尚四十二年而生作爲妖異故不與人道同此亦無稽之言不足信也此條見小雅白華篇疏

天咫

楚語是知天咫安知民則韋注咫言少也言少知天道耳何知治民之法案酉陽雜俎有天咫篇本此

司敗

楚語藍尹亹曰臣何有於死死在司敗矣韋注楚謂司寇爲司敗案左宣四年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左文十年子西曰臣歸死于司敗也杜注陳楚名司寇爲司敗此其徵也

尚勝

楚語子西使人召王孫勝沈諸梁聞之見子西曰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吾知逃而已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韋注子言論議好尚勝人也案左哀十六年子西曰勝如

卵余翼而長之則以白公爲無能爲此勝字卽指白公
說言勝何惡之能爲而子乃推而上之說得如此利害
也韋注似未得其解

魯陽文子

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文　注引賈逵國語注曰
魯陽文子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魯陽公卽此人
其地在魯山之陽地理志云南陽魯陽有魯山師古曰
卽淮南所云魯陽公與韓戰日反三舍者也案楚縣尹
皆僭稱公故曰魯陽公

奚斯

吳語吳王夫差既勝齊人於艾陵乃使行人奚斯釋言於齊韋注奚斯吳大夫案此奚斯即檀弓所謂行人儀也或曰子何以知奚斯之爲儀曰以切音之法知之如里克之爲太史克勃鞮之爲寺人披皆是也然則吳有行人儀陳有太宰嚭矣或曰陳安得有太宰曰宋之有太宰也以先代之後陳之有太宰也以三恪之封若吳楚之有太宰以僭王也魯無太宰而羽父求爲太宰蓋欲特置此官其後亦竟不立也然則吳有太宰安得謂

陳無太宰乎或曰如予之言杞何以無太宰曰陳宋皆大杞微甚不足數也或曰一時安得有兩宰嚭曰晉范宣子爲士匄士文伯亦爲士匄其時同其族同況異國乎鄭有行人子羽衞亦有行人子羽見左襄十二年其官正同然則吳有太宰嚭安得謂陳無太宰嚭乎

不稔於歲

吳語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于歲乃起師北征闕爲深溝於商魯之間以會晉公午於黃池韋注稔孰也謂後年不至於孰而北征也又云歸不稔於歲余沿江泝

淮關溝水出於商魯之間以徼於兄弟之國韋注言伐齊之明年不至于穀孰而復出師也案如韋注所云則不稔于歲者謂相隔不到一年也考吳越春秋夫差既殺子胥連年不熟民多怨恨則以不稔于歲作年穀不登解似亦可備一說也

還軍接龢

吳語明日還軍接和斬有罪者以徇韋注上下皆和也案周禮大司馬以旌爲左右和之門鄭注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則此所謂接和正指軍門也

鄭注誤

行人奚斯

吳語行人奚斯卽檀弓行人儀奚斯蓋切音也或曰六經儀字皆讀爲我予言雖辨其如音之不合何予曰奚之爲言何也有何之義則必有何之音信如子言何斯二字切音爲我斯何二字切音亦爲我烏得爲奚斯非儀乎或曰行人儀卽申叔儀左哀十三年乞糧于公孫有山氏者是也然則其爲吳大夫無疑矣

賈島佛

越語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此鑄人之始也齊東野語唐李洞字子江苦吟有聲慕賈浪仙之詩遂鑄其像事之誦賈島佛不絕口時以爲異五代孫晟初名鳳好學尤長于詩嘗畫賈島像置屋壁晨夕事之人以爲妖蓋酸鹹之嗜固有異世而同者長江何以得於此人哉據此則不特絲繡平原又有金鑄賈島者矣

廣運

越語廣運百里韋注東西爲廣南北爲運按周禮大司

徒以沃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馬氏曰東西爲廣南北爲輪廣運猶廣輪也然則虞書所謂帝德廣運亦言乎堯之德東西南北無所不被耳

衆口爍金

周語諺曰衆心成城衆口爍金賈逵曰鑠銷也衆口所惡金爲之銷亡按此與同心之斷金正是的對言于五事爲火（左傳斯火也于人爲言）故曰衆口鑠金也風俗通曰衆口爍金俗說有美金于此衆人咸共詆訛言其不純賣金者欲其售因取鍛燒以見眞此爲衆口爍金按俗有眞

金不怕火之說蓋本於此

失齊

齊策靖郭君將城薛客諫靖郭君曰君不聞大魚乎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上聲長養之長齊奚以薛爲夫齊雖隆薛之城到之天猶之無益也正曰失齊句按新序作無齊是蓋夫無音訛又因上夫齊字混衆夫乃失字之訛與上失水句相應非音訛也

棼冒勃蘇

楚策棼冒勃蘇注定四年以爲申包胥補曰冒郎

蚡冒勃蘇包胥聲近豈蚡冒之裔與按棼冒乃包字之切音勃蘇乃胥字之切音棼冒勃蘇即包胥也與左傳之蚡冒同而異

鐵鈷

趙策蘇秦爲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注招其徒一蓋哭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注事猶分補山故固吾所苦夫鐵鈷注元作鈷下同然句自入而出夫入者注鈷

適

言鐵之利若鈷則鐵釽也盖不合此人謂木屑自擲言之爲人正曰難通其義未詳也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注言得爲注元作謂補無有也爲日錢劃作爲臣爲鐵鈷者乎按鈷與椹同玉篇鐵椹斫木櫍也亦作柎音砧鮑注改鈷作銛非是又呼佸謂伐木而入呼邪許也一木被伐行將及巳故一木哭也注以爲招其徒亦非是胡文英吳下方言考吳人凡前物入穴不得出者以物擊追令出曰鈷此足以證自入出入之意

負婦人

燕策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按史記管仲列傳其爲政

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據此則所謂負婦人而名益尊者即蔡姬事也鮑彪注桓公好內而霸即王充論衡所引齊桓公負婦人以覲朝者是也然其說頗不經矣師道補正引燕策蘇代語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謂紫者婦人之服紫敗素得厚利所謂名益尊也真癡人說夢也

韓獻開罪

燕策韓獻開罪而交愈固案晉語趙宣子言韓獻子於

靈公以爲司馬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召而禮之皆（徧也）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所謂開罪而交愈固也鮑彪注引邲之戰鄢陵之戰以證之又癡人說夢也

今日不雨

燕策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趙惠文）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蚌蠡也）而鷸啄其肉（鷸知天將雨鳥）蚌合而箝其喙（箝籋也）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

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卽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案陸佃埤雅引此云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卽有死蚌兩謂漏口一本作雨非是然後知雨字之爲後人訛改也楊升菴集作必有蚌脯蓺文類聚作蚌將爲脯蓋本之春秋後語後語云必見死蚌脯然脯字亦疑後人所加耳

烏集闕

秦策於是乃摩燕烏集闕鮑注摩言切近過之闕名未詳補曰高注闕塞名也謝有煇古文賞音云闕名卽無

可考不必泥定闕名所經歷處非一　何必獨舉燕闕且摩字訓作切近過之字法亦拙意此特揣摩已成所處者身至闕廷而或囁嚅故摩爲燕烏之烏集于闕廷之想使人主尊嚴了無怖畏于中郎下抵掌而談意耳按如謝說卽孟子所謂說大人則藐之也說亦可通

黔嬴

楚策更嬴注人姓名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嬴謂魏王曰臣爲君引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嬴曰可有閒鴈從東方來更嬴以虛發而下之按

左大沖魏都賦控迮僧發妙擬更羸與上纓字叶則羸字乃羸字之訛也及讀楚詞遠遊篇召黔羸而見之兮為余先乎平路司馬相如大人賦左元冥而右黔雷史記作霝兮前離而後矞皇張揖曰黔雷黔羸也天上造化神名也楚詞召黔羸而見之或曰水神也按更羸之羸猶可曰羸字之誤若黔羸之羸史記作霝漢書作雷必非羸字之訛也自張揖以為黔羸而後人收入八庚韻誤也恐更羸亦猶是耳

司馬法

史記穰苴列傳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陳君舉曰儀禮闕軍禮蓋司馬法即古軍禮也古者百五十五篇今亡其百五十篇以其有者求之必非衰世權謀變詐者所能爲也而謂之司馬穰苴兵法非也

貌侵

漢書田蚡傳蚡爲人貌寢而貴顏師古注短小曰寢酉陽雜俎今人謂醜爲貌寢誤矣魏志劉表以王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之注云侵不足也按人之容貌寢則改形

今人午睡初覺形容枯槁顏色憔悴此其徵也貌寢之義或取諸此

驪姬

史記晉世家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及其娣俱愛幸之按莊子齊物論毛嬙驪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又云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不知何據

大費

史秦本紀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烏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是爲栢翳賜姓嬴氏索隱注此則秦趙之祖嬴姓之先一名伯翳尚書謂之益世本漢書謂之伯益是也尋見史記上下諸文伯翳與伯益是一人不疑而陳杞世家卽敘伯翳與伯益爲二陳杞世家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則以翳益爲兩人也未知太史公疑而未決邪而亦誤認耳案大費扶味反一音祕二字切音爲翳翳之入聲爲益則伯翳之卽伯益無可疑者索隱之說良是

玉文

史秦本紀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元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皁游索隱注游音旒謂賜以皁色旌旆之旒旒色與元玉色副言其天功成也爾後嗣將大出索隱注出猶生也左傳云晉公子姬出也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徐廣曰皇甫謐云賜之玉女妻以姚姓之女也案禮有請君玉女之文鄭注言玉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焉其義正同上文賜禹以元圭賜大費以皁游非以元圭賜大費也註所引未合

周子南君

史周本紀秦滅周漢興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周子南君注瓚曰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爲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男爲侯秦并六國衛最爲後疑嘉是衛後故氏子南而稱君也案古男字與南字通左昭十三年鄭伯男也國語家語俱作伯南王肅注云南左氏作男古字作南亦多有作此南連言之猶言公侯也据此則號曰子男者謂子男之君耳瓚說非也

皆各往往

史五帝本紀贊余嘗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皆各往往四字疊用頗覺費解案此句當先分作三句讀然後總作一句讀如云至張老皆稱黃帝堯舜之處皆者合東西南北而言之也至長老各稱黃帝堯舜之處各者分東西南北而言之也然此則猶橫言之也至長老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往往者總東西南北之前後而一一追溯之也豎言之也然後總作一句讀則其解自明

乃知史記用字一一都有着落後人特囫圇吞棗耳

肝人之肉

史記伯夷列傳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考莊子盜跖篇盜跖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又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則所食者肝也肝人之肉作何解耶案此乃古人倒字法猶云肉人之肝謂以人肝當肉吃耳如公羊傳所云昧雉彼視皆古人倒字倒句法若非作視彼昧雉解則絕不可通耳

烏號

史記封禪書黃帝采首山銅鑄鼎于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案應劭風俗通曰烏號弓者柘桑之林枝條暢茂烏登其上下垂著地烏適飛去後從撅殺取以爲弓因名烏號耳太史記黃帝葬于橋山騎龍升天豈不怪乎

烏工龍工

史舜本紀瞽瞍使舜上塗廩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瞍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索隱注皇甫謐云兩繖繖笠類列女傳云二女教舜鳥工上廩是也匿空有孔列女傳所謂龍工入井是也案古今本劉向列女傳並無此語考宋書符瑞志舜父母憎舜使其塗廩自下焚之舜服鳥工衣服飛去又使浚井自上填之以石舜服龍工衣自旁而出竹書紀年注同此怪言不經之語皆本之皇甫謐而不知謐之何所本也

金樓子后妃篇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曰娥皇次曰女英瞽瞍使舜塗廩舜歸告二女父母使我塗廩我其往二女曰衣鳥工往舜既治廩瞽瞍焚廩舜飛去舜入朝瞽瞍使舜浚井舜告二女二女曰往者衣龍工往舜往浚井石隕于上舜潛出其旁又通史云瞽瞍使舜滌廩舜告堯二女女曰時其焚汝鵲汝衣裳鳥工往舜既登廩得免去舜穿井又告二女女曰去汝裳衣龍工往入井瞽瞍與象下土實井舜從他井出去

周公奔楚

史記魯世家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沉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按金縢周公居東孔氏以爲東征鄭氏以爲避居東迄無定論竹書紀年成王元年周文公出居于東若奔楚則舊無此理此必後人附會之辭論衡以爲古文家說要不足信也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史記弟子列傳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狀貌甚惡欲

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旣已受業退以修行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考大戴禮五帝德篇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語言取人於予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家語所載畧同又弟子篇澹臺滅明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爲人公正無私以取予去就然諾爲名皆言貌美獨史記以爲貌寢未知孰是又張華博物志異聞篇澹臺子羽渡河

齋千金之璧於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鮫挾船子羽左操璧右操劍擊鮫皆死既渡三投璧於河河伯躍而歸之子羽毁而去其郎南遊至江時事耶

乾沒

史記酷吏傳張湯始爲小吏乾沒徐廣曰隨世浮沈也服虔曰射成敗也漢書注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沒正義曰乾沒謂無潤澤而取他人也又曰陽浮慕爲乾心內不合爲沒按晉書馮紞傳賈充荀勗並與之親善充女之爲皇太子妃也紞有力焉及妃

之將廢紈勗乾沒救請故得不廢則乾沒似作竭力解
又潘岳傳岳性輕躁趨世利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
而乾沒不已乎沒貪也則乾沒似作貪利解湯傳云與
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又云湯之客田甲雖
賈人有賢操始湯爲小吏時與錢通徐廣曰以利交則湯之乾
沒或亦貪利之意乎諸說紛紛俱似未合又晉書盧循傳徐道覆欲
乾沒一戰似亦作竭力解

鍼石

史記扁鵲傳疾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齊東野語古者

鍼以石爲之昔金元起欲注素問訪王穉以砭石答曰古人以石爲鍼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愼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云高氏之山多鍼石郭璞云可以砭針春秋美疢不如惡石服子愼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鍼代之耳

誅全甲

史記衛霍傳驃騎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徐廣注全一作金）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 漢書塵皋蘭下殺

折蘭王斬盧侯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師古曰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案韓非子云矢來有鄉(鄉方也從來之方)則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于身以備一處即甲之不全者)矢來無鄉則爲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全者自首至足無不有鐵故曰鐵室)則誅全甲者正謂誅其甲之全者耳非全師而歸之謂也野客叢書乃以漢書爲是史記爲誤何也

罘罳災

漢書文帝紀未央東闕罘罳災顔師古曰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一曰屏也釋名曰罘罳在門外罘復也罳思也

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蘇鶚演義曰顏注亦釋省
皆誤按罘浮思絲也謂織絲之文輕疏浮虛貌蓋宮殿
簷戶閒也唐文宗實錄甘露之變出殿北門裂斷罘罳
而去又溫庭筠補陳武帝書罘罳晝捲閶闔晨開皆非
曲閣屏障之意相如子虛賦罘網彌山此亦謂羅鳥網
卽罘罳爲網不誤矣又楚詞招魂網戶朱綴刻方連些
集注網戶者以木爲門扉而刻爲方目使如羅網之狀
卽漢所謂罘罳而陳泰之以爲今之亮隔其說是也按
罘罳諸說不一或以爲屏則明堂位疏屏是也或以爲

網則殿角護雀網是也酉陽雜俎上林間多呼殿榱桷護雀網爲罘罳其淺悞如此則不作網解程大昌雍錄罘罳鏤木爲之其中疏通可以透明或爲方空或爲連其狀扶疎故曰罘罳則不作屏解又漢儀注罘罳伏思也君視朝至內屏思惟故名之則又與釋名微異姑並存以備考可也

馬牛羊齒已長

漢書南粤王傳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出令曰毋與蠻夷外越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老夫處僻馬

牛羊齒已長猶今謙言犬馬之齒也齒高曰長正誤今按顏師古云謂老也蓋謂馬牛羊已老非指人也此承上文馬牛羊毋與牝而言馬牛羊皆已老不可供祭祀蓋祭祀之牲貴少壯肥腯故下文云祭祀不修也春秋傳新序皆云馬之齒長矣亦謂馬爾

團焦

北齊書神武帝紀從葛榮徙據并州抵楊州邑人龐蒼鷹止團焦中每從外歸主人遥聞行響動地蒼鷹母數見團焦赤氣赫然屬天按裴松之三國志注魏略曰焦

先字孝然結草爲裳自作一瓜牛廬松之以爲瓜當作蝸蝸牛螺蟲之有角者也俗呼爲黃犢先等作圜舍形如蝸牛蔽故謂之瓜牛廬據此則圜焦者野人所結之圜舍也以其爲焦先所作故曰圜焦又陳淇年詩序擕來筰杖竹無淚以恆斑結就焦圜樓未瘦而先紫不知焦圜又爲何物也

尋書札記卷之十　終